

做真善忍的好人 昆明市吴奇慧走过五年冤狱迫害

【明慧网】今年五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吴奇慧，出于善心给百姓讲述法轮功的真相，二零一二年八月被非法判刑五年。在云南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四年多，遭洗脑、严管迫害，被强制坐小凳刑罚，共坐了三年十一个月，期间生活上的虐待、艰难，靠她在大法修炼中的意志，坚强的走过四年多的冤狱。

以下是吴奇慧自述自己在大法中受益和遭受中迫害的事实。

修大法做好人 “改头换面”了

我叫吴奇慧，女，一九六零年出生，今年 58 岁，昆明市动物园职工，家住昆明市东风西路 488 号。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刚走入修炼，我的高度近视就好了，之前严重的偏头痛，由此引起的脱发等，还有腰疼、甲状腺肿大，这几个是比较严重的疾病，其它的小毛病也很多，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全都好了。修炼一个月内，我眼镜不戴了，头发全部脱完，却都长出新的头发。所有看到我变化的邻居、同事，都说我“改头换面”了，说这个功法真的好！

在陆良县被非法抓捕、冤判五年

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，我和其他一些法轮功学员在云南省陆良县的同乐广场被绑架，当晚就把我们关在陆良县公安局的一间大会议室，不让睡觉，有十四个人。之后分别把法轮功学员带到其他办公室连夜审讯。最后把我、肖玉霞、蒋雪梅三名法轮功学员送到医院体检身体，然后送到陆良县看守所非法关押。拘留书上给我们的罪名是“流窜作案”。在陆良看守所非法关了一年零一个月。

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，云南省曲靖市检察院曲检刑诉字[2012]第 221 号起诉书非法对我们三人起诉，代理检察员是吕昕泽。起诉书最后有附项，所谓证据目录及主要证据复印件一册，但是没有给我们。我们接到起诉后才几天，七月二十七日在陆良县人民法院对我们三人秘密不公开开庭。

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2）曲中刑初字第 233 号刑事判决书非法对我们三人都被非法判刑五年，判决书的日期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。

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酷刑、虐待

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，我们三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。才到监狱的第一天，就让我们脱光了衣服所谓检查身体，还叫我们光着身子做下蹲。我们都被送到九监区，我的责任警是彭舒（同音），后来我的责任警换成李国英，到快回家前，又换成了杜元婷。

1. 不准买生活用品

才到九监区时要购买生活用品，要写申请，按照所谓的统一格式写，这个申请也是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的，其他犯人购买日用品等都不用写申请。要求法轮功学员写上自己是犯了“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”，判了多少年。

我就不按照这个模板写，只按照正常的申请写，写了两次后都不通过，我向监狱反映说这是侵犯了我合法财产使用的权利，警察说是为了避免三人（监狱让两个包夹监视我）之间起纠纷，我就说那么这样的话，委托书不是更能保障吗？我就写个委托书，委托这两个包夹给我购买生活用品，因为监狱不让我出监室的门。可是还是不给我买。



中共体罚示意图：捆绑罚站

就这样，我从看守所带来的牙膏、卫生纸用完了以后，我没有办法了，就只有撕了一件我自己的 T 恤，用来上厕所。被一个包夹看见，她就我的那件 T 恤给抢了。

2. 喷辣椒水

我就炼功抗议，彭舒拿手铐来把我铐到办公室去谈话，说你有本事就在这里炼啊，我就在办公室里打坐，彭舒就往我的脸上喷辣椒水，我也不管她，还是在打坐，可还是忍不住咳嗽了几声，彭舒就说：“你也知道呛的吗？”说着就让包夹去拿束身衣。

3. 穿约束衣、“苏秦背剑”

束身衣拿来后，就在办公室给我穿上了，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束身衣，就像精神病人穿的一样，袖子特别长，从身后扣上。我在办公室被穿上束身衣，然后被拖着揪回监室，从后面把我捆起来（袖子就像绳子），捆在高低床上下的楼梯上，让我没法动弹。（转下页）



■酷刑演示：背铐（苏秦背剑）

（接上页）后来给我放下来了，我又坐在地上打坐，警察李国英和彭舒又来了，把我用手铐铐到办公室去，从办公室回来，我又炼功，彭舒气汹汹的冲上来，把我两手从后面一上一下（苏秦背剑）的铐在床楼梯上。

后来警察看我的手腕紫了，就来给我开手铐，可是却故意装作开不开，相反按压我的手腕，搞了半天才给我开开。包夹小心翼翼的把我的手拿下来，我又坐在地上又开始炼，李国英过来伪善的跟我说了她值班，如何如何，我被迷惑了，就没有再炼了。

4. 生活虐待

但是我的生活用品依然不给我购买，我就只有到垃圾篓里捡了一个可乐瓶，不管严寒酷暑，就拿可乐瓶接点冷水来洗。洗衣粉、洗发精、肥皂、牙刷、牙膏都没有，什么都是用清水洗洗，对付一下，包夹就借此来攻击我，骂我如何脏、如何如何臭，我也不理会。我想起师父的诗《道中》：“听而不闻 难乱其心”。一年零九个月以后，看这样无法逼我放弃信仰，也就同意我写委托书来购买日用品了。

5. 严管坐小板凳三年十一个月

九监区对法轮功学员的管理就是严管，称“学习”，就是每天从早上六点半洗漱后，就开始坐小板凳，坐到晚上十点二十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就那样坐着，不准和任何人说话，不准闭眼睛，不准弯腰、驼背，要坐的直直的，两只手放在腿上，除了上厕所、洗碗，其它时间，连监房的门

都不能出。

我才坐了两天，臀部疼的不行，才稍微动一下，包夹就骂了：“你也知道疼吗？这才是开始呢，你还早着呢！”就用类似的话来激我，想尽一切办法来逼迫我“转化”。其他的犯人，只是劳动时间坐一下，人人的屁股都是两块黑的，她们叫作屁股长眼睛了，其实就是肉已经坐死了。

可是我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坐了三年十一个月，每个星期只有星期天不坐小凳，其余时间都是坐在小凳上。我回家那天，和姐姐一起洗澡时，姐姐看了我说，不是说你们坐牢的屁股上都会有个印记吗？怎么你没有呢？我说我也看不见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不会有，因为我们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呵护。

我和其他所有法轮功学员一样一入监就被无理的以严管级对待，本来监狱的分级处遇是接到判决送入监狱后，根据在监狱的表现而给予的处遇，可是法轮功学员一入监就被非法严管，从最基本的生活一直到在监狱该享有的基本权利都被以“严管”的名义非法剥夺，以这些来逼迫法轮功学员“转化”、放弃信仰，只有写了“三书”才解除严管，才享有和其他犯人一样的权利。

6. 限制用水

我在监狱近四年时间从来就没有打过电话，在我要回家的前半个月我给丈夫打了个电话，那是在监狱打的第一个电话，到回家前头一天晚上，打了第二个电话，叫家人第二天上午十点来接。

我在九监区时，一个星期只给在监房里打一盆水来擦一擦身体，洗头也是在监房里，也就是和擦身上一一起洗一次。洗衣服也是一周一次，在监房里洗好了，安排抬着到洗漱间去清衣服。所谓的洗澡、洗头、洗衣服一共就给一盆水，三个月才给洗一次床单被子，洗床单被子的那一次也只给那一盆水。因为不给我买生活用品，我没有盆，就从洗漱房给我拿了一个

用过的盆给我用。每周一次洗衣服、洗床单被子也是洗好了抬到外面的洗漱间去清，给两桶水清，单洗衣服那一次是一桶水，洗被子那次才是两桶水。

一天从早到晚，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都是被限制的，在厕所里稍微时间长一点，包夹就要骂，如果拉肚子要额外去上厕所，还要报告，得到允许才可以去。九监区的法轮功学员，每个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监房，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之间见面，所有的安排都是由犯人监督岗叫，叫到了才可以去上厕所、叫到了才可以去清衣服。此外，包夹随时盯着法轮功学员，不许法轮功学员和任何人讲话，就成天坐在那里，连最基本的生活、生理需求都被剥夺，这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“严管”

到了二零一五年四月，九监区搬了监室，换了一栋楼，我们法轮功学员才可以每周一次去洗漱房洗澡、洗衣服，但是其它的待遇依然没有变。

我在监狱近四年时间，没有接到过家人汇过的一分钱，开始的时候，监狱以我的购物申请不合格为由，不给我买东西，见到家人，我对家人说不要给我打钱，到后来，给我买东西了，又不让见家人了，没法给我打钱，我就用我从看守所带来的五百元钱熬过了这近四年。

记的我不能买日用品的那一年零九个月，我没有洗洁精，我的碗油的都不行了，我就从我的洗脸毛巾上撕下一条来洗碗，最后我那条小毛巾都油的拧不下来了，正是大冬天，我想正好，这个油就抹抹手、抹抹脚，我想我怎么都能挺的过去这四年，我一定走的出去。最后警察发现拿这个对我没用，就让我买东西了，打那之后，也基本就不来找我谈什么“转化”了。我就是每天都坐小板凳上，心里背法、发正念，唱大法歌曲《风雨同舟》：“法轮大法在心里扎了根……” ◇（节选）

（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）